

天柱山之韵

陈均威

久居城市,在既繁华又嘈杂的环境里穿行久了,难免有些郁闷,总想找一个广袤无垠或者登高望远之地,没有车马之喧,没有荣辱之忧,没有得失之虑,在寂寞和冷清中独自放飞心情,天柱山就是我最放飞心情的“箭靶子”之一。

天柱山是距离我家最近的一座山,位于汉滨区瀛湖镇境内。因山势陡峻,碧峰插天,雄奇险峻,主峰如柱,插入天际,故名天柱山。汉江梯级开发,七级水电站中装机容量最大的安康水电站正在天柱山脚下。汉江在其脚下流过,美丽的瀛湖与天柱山交相辉映,山俯瞰着湖,湖仰视着山,春夏秋冬,含情脉脉。

每逢雨雪过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天柱山,雨后的云海能升多高?和之前所看到的有怎样的变化?从哪个角度观看最佳?今天去会不会有意外的惊喜出现?抱着无限的期待,为此每年我都会数次登上山巅,欣赏万千气象的湖光山色。

天柱山最美不过秋色,也是我在四季当中频繁上山的季节。每逢秋天,这里红黄绿相间,漫山挂彩,在蓝天的映衬下,多了几分浪漫。从国道211起点的两条上山公路,由数个“之”字连接起来,从湖边一直盘旋至山顶的白云古寺,远眺仿佛一个大大的“人”字形飘带。雨后放晴的头两个早晨,在云雾的笼罩下,天柱山的下半身连同湖面一并被巨大的“蚕丝被”覆盖,山的上半身或山头浮在云海之上,像是茫茫大海上的一座孤岛。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山头,葱郁油润,五彩斑斓,山的影子投向汉江上空的云海,一直延伸到对面若隐若现的远山。随着太阳的升起,山与影的夹角渐渐变大,山的影子也随之渐渐变短。那茫茫云海在晨光的照耀下,翻腾的速度也随温度上升而加快起来,慢慢地被太阳撕成大块“棉团”,尔后成为走散的“羊群”,直至瀛湖水清晰地露出面容,云海和太阳才算彻底撇清关系。记得那是201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看准时机后,赶紧升起无人机,找准最佳位置,记录下这稍纵即逝的美景,这也是我在天柱山看到的最为壮观的景象了。

山要是离开了水,就失去了生机活力。每年汛期过后,瀛湖大坝开始下闸蓄水,当水位线靠近两岸丛林时,站在山头古柏旁,面向宽阔的湖面做上三个深呼吸,足以忘掉所有烦恼。天柱山最具吸引力的就是站在塔楼脚

下的古柏旁边赏瀛湖,观汉江了,瀛湖两岸的山峰纵横交错,与天柱山呈双臂抱拳的半包围之势,貌似“贴身护卫”,随着大水面升高,形成了一座座独立小岛和连山“半岛”。在天柱山之颠远眺大湖面上的金螺岛、翠屏岛,像是披着神秘面纱的小妹,与天柱山形成了“一高一矮”的兄妹,他们遥遥相望,亲不可分,忙碌地接待着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这也让我想起了苏轼的《题西林壁》,仿其格调,拙笔一首《瀛湖》:

俯瞰瀛湖登高峰,四季景色各不同。
吾来轻舟游翠屏,五彩映在碧波中。

雨后的清晨,在天柱山上观瀛湖,会让人心情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岚烟薄雾,时而湖面,时而山腰,仿佛一群白衣少女轻轻地走来,一曲漫步之后,伴着朝阳的升起,再轻轻地离去。又恰似一团一团的白衣道士以湛蓝的湖水和滴翠的山峦为背景,在瀛湖上空空练习着太极拳,缓慢地变幻着队形,时而大湖面,时而小山头,动作悠然雅致。黄昏时分,在蓝天的映衬下一湖湛蓝的泉水,犹如一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秦岭和巴山之间。当夕阳滑向山头时,金灿灿的波光洒在湖面上,不时有渔翁划着小木船,唱着歌儿向你驶来,那一刻,身为摄影爱好者,也只能用快门声回馈内心的喜悦了。这些美不胜收的景象,嫣然构成了一幅“梦中水乡,画里瀛湖”的壮美画卷。

在瀛湖,冬日里的暖阳往往午后才露出羞涩的笑脸。听说清泉老码头新打造了一座古香古色的小镇,与四周的群山和这里的大湖面浑然一体,美丽壮观。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待云雾慢慢散开,我和纪平、世军驱车来到清泉老码头。过去,这个码头是跨汉江通往玉岚的必经之地,也是汉河与汉江的交汇处。火石岩电站大坝蓄水后,这里呈现出瀛湖最开阔的湖面,螺峰岛、翠屏岛、玉兴岛、五龙山等形成了四面环水的岛屿,清泉、玉岚、桥兴、关垭子、红岩堡、南溪沟、任家湾等地纵横交错,形成了诸多形态各异的半岛,水位升至最高时,“腰带”消失,山与水浑然一体,与绵延的山势温柔相依。此时山头已是草木萧疏,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了,而瀛湖两岸却秋意正浓,山坡上的红黄绿像是被打碎了的调色盘,洋洋洒洒,带着几分温润嵌入山坡,映入湖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宛如一个童话世界。忽然,一艘游船驶过,五彩斑斓的倒影顷刻被搅拌成彩色绸缎,任其在湖中翻滚飘荡。



夕阳划过山头的那一刻,红霞漫天,湖面被染成橘色之后,一片寂静。有时,山之沉稳端庄和水之妩媚温柔交融一体,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我想,这不正是我想要的那幅极具诗情画意的场景吗?有感:
冬至秋未尽,平湖波浪清。
渔舟荡真彩,古塔水中映。
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象,这一座山、这一湖水呈现出的变化也是千姿百态的,始

终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新奇。在我心中,总感觉它所展现的最美还属于未来时光,让人意犹未尽。有摄影友问,你何时才能把家乡的山水拍到最美?我说,没准儿啊!也许是美丽的安康山水和勤劳勇敢的家乡人在考验我的虔诚和耐心吧。



影像

爱与温情的教育之舞

栗琳

沿着镜头的视线,走过坑坑洼洼的一条泥巴路,来到了大山深处的大麦村小学,由此开启了一段支教老师与留守儿童之间关于爱与成长的温情旅程。

在这个被时间遗忘的小村庄,贫困、辍学、与父母长期分离成了孩子们的日常。然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他们内心的渴望和憧憬,孩子们希望家人早日归来,也梦想考上名校、见识大城市的繁华。这群可爱的孩子们,纯真的眼神里透露着对家庭温暖的渴求,对知识的渴望,而支教老师刘晓慧正用心灵的火炬为他们点亮前行的道路。

电影中的教育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刘老师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传授知识,她用温暖的目光洞察孩子们的心灵,用关怀和鼓励温暖着他们成长。尤其是班上“另类”的孩子张承峰,在母亲去世后一直不愿意开口说话,喜欢爬上树端看风景,更喜欢深夜时在杂物间里弹钢琴。同样经受过丧母之痛的刘晓慧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音乐的力量将他从内心深处唤醒,在一个个充满爱意的计划中,小男孩渐渐敞开心扉,在舞台上自信而又婉转地唱起的那首美丽的歌谣——《远山花开》,赢得了一片掌声。

电影没有过多对山村贫困和教育落后的描绘,而更加注重呈现乡村留守儿童情感缺失和心理伤痛的问题。它是那盏灯,在乡村的黑暗中闪耀,照亮孩子们前行的方向。也让我们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不仅仅是积累知识和技能,更是培养一颗善良、勇敢、有梦想的心灵。

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远山花开》这样的电影,我们见证了支教老师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互相治愈和成长。远山的歌声里,充满了温情和诗意,也让我们感受到力量 and 希望。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乡村振兴成了当下的关键课题。而教育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更应当得到重视和投入。只有通过优质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有梦想、有担当的年轻人,推动乡村发展。

教育是静待花开的陪伴,是耐心执着的坚守。我相信,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留守儿童将会越来越少,他们将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生活条件。我们也不能忘记曾经留守儿童的心灵需求和梦想,以及马校长、刘老师这样的老师们在乡村教育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价值。正如电影《远山花开》所展示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对内心世界的关爱和呵护。

在这个山村中,爱与温情的教育之舞,将继续荡漾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



绘写陕南锦绣色 樊光矢作

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如果说《汉江夜话》是对汉江文化心态的深层剖露,是一篇生动叙述安康人精神心灵的历史画卷。那么1938年12月10日写于旬阳吕河的《来呀,大家一齐拉!》则是对汉江文化富于力度的开拓。写作者在吕河口见到的安康人民抗战的雄浑壮丽的另一幅画卷。两只装满军火的火船,在汉江上逆水而上,安康的山民们要用自己的身躯掀起抗日的大旗。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以充沛的激情,酣畅的笔墨,记述了吕河以上山势的陡峭和江水的湍急,以及许多粗壮的汉子,沿着江边窄险的荒径,忽起忽伏,用力地拉着负载很重的大船艰难行进的那种悲壮情景,作者以他对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必将获得解放的信心,作了由衷地高度赞美:

“我们看到了万头攒动,看见了许多粗壮的身子”,“看着那些辛苦的弟兄们用着最后的力量,在挽进那只大船。真的,这是我们的船啊,因为那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而在艰难地运输着;是为了打退我们的敌人,而在艰难地运输着。我们的民族,也正如这大船一样,正在负着几乎不可胜任的重荷,在山谷间,在逆流中,在极端艰苦中,向前行进着,而这只大船,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弟兄们,尤其是我们的穷苦弟兄们,来共同挽进。”

正在逃亡中的学生们被这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打动了,被安康人民迸发出来的大山般的巨大力量彻底征服了。中国人的心汇成了澎湃奔腾的汉江激流,大家一起喊着“来呀,我们大家一齐拉……”

在这气壮山河,撼人心弦的描写中,系念着作者对祖国独立、民族解放的执着信念,寄托着对人民力量深深的信赖。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对于汉江船工和汉江号子的描写也是十分精彩的。“船工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流着汗,流着淋漓的汗,汗水把他们湿透了,汗水落在河上,又被他们赤脚踏过了,然而船总在前进着……”“一个人这样喊着,无数人都这样喊,大家用着一个声音,喘着同样的呼吸,迈着同样的步伐,向前进。”“哗——似一阵暴雨,他们一齐伏下了,两只粗大的手掌,紧抓着河地,弓着腰,头触着地,啪——简直好像一个霹雳,他们又一齐起来了,陡然地站起来,他们用着一个声音拍击着自己的手掌,紧紧地拉绳,用力地拽着脚。”……读着这样的篇章,使人如历其境,如闻其声,那急促的气息,使人透不过气来,船工们豪迈刚健的英雄气概也使人热血沸腾。

汉江,自古即为贯通鄂豫陕的黄金水道。李广田途经的汉江中游,滩险流急,作为船工们在生产斗争中劳动情绪的直接体现,汉江号子音调起伏大,音程跳跃多,跌宕豪放,节奏紧张,气氛激烈,变化多端。这些特点,在李广田的笔下都得到了准确生动的反映。随着历史的进步,如今船工们这种壮烈而又艰辛的劳动虽然消失了,但作为文化遗产,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宝贵资料。

如果说,李广田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安康全面介绍于世人的中国人。那么,一个外国人又是如何把安康介绍给西方国家的呢?

柳庆康先生在他所著的《挪威人在中国——一个挪威家庭的安康情》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挪威人夏明华1917年访问安康,

1918年在安康定居,1949年离开,三十三年间先后有39名挪威人工作生活在安康的故事。他们在安康办医院、办学校、组织救灾,抗战时治疗伤员,默默奉献,做了无数实事好事,与安康民众水乳交融,深受安康民众爱戴。其中,尤汉森(其子尤约翰)一家最为突出。1985年尤约翰回到第二故乡安康,嗣后几乎年年回,多次携女儿、女婿及外孙到安康,先后送回安康文物《古金州八景全图》、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安康》,1918年至1949年近400幅安康老照片和抗战时安康五里铺机场空军藏品,以及其他民国时期的安康文物。

在安康度过了幼年和少年的尤约翰,把安康视为第二故乡,对安康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要到安康看看。经过两年的艰苦寻访,收集、整理,终于在挪威出版了中英双语本的《安康老相册》,真实自然、朴实无华地记录了当年挪威人在安康的情况,及安康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那么,这些外国人眼里的旧时安康,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918年,夏明华牧师再次从汉口乘船沿汉江进入安康时,如此描写在汉江上的感受:船不停地往上游行驶,江水湍急汹涌,船开得极慢。我们沿江西进,将要面对的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是无尽的孤独和性情刚硬的百姓。……

……兴安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组成,两城都有自己的围墙,中间步行要15分钟。老城不仅面积大,而且也是安康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市长和大部分居民都住在老城。这里也集中了重要的商贸市场,老城从区域上来讲可划分为三部分,中心城区被高大坚固的城墙围绕,两边的东城和西城也有城墙围绕。新城有几所公立学校,也是守城驻军所在地。

兴安是陕西最富饶和重要的城市之一,盛产丝、麻、煤、柴、大米、油漆、皮革和木材,兴安城市建设合理规范,石砖铺成的道路两边是高大漂亮的房屋和建筑,给人一种干净整洁的印象。这里的气候温和宜人,百姓以性格刚硬、率真诚实著称……

这是1919年4月,挪威《信息报》上刊登的夏明华牧师从中国陕西安康寄来的一封信件,我们姑且把它称为一篇记叙性的散文。

1947年,挪威派遣国外传部主席莫特森来中国巡视。他路过美国时购买了一台最新问世的彩色电影摄影机和彩色胶片,并将它们带到安康。在安康,莫特森先生对传教士的事迹充满了钦佩并为之骄傲,他拍摄了一部时长81分钟的彩色纪录片,记录了台湾、上海、青岛、北京、安康、成都、重庆、武汉、香港9座城市的景象。其中最主要的展示部分就是安康昔日的风土人情,最真实地记录了1947年安康的社会现状,并把它们与当时中

国最发达的城市排列一起,作一参照,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是关于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纪录片。同时,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书《我看到的中国》。其中写到他在安康的情景与感受:

街上往来的人群不断,如同走在5月17日挪威国庆时奥斯陆(挪威首都)的卡尔约翰大街。主街很长,从一边走到另一边需要20分钟的时间。街道两边的每一栋房子都是不同的商铺。有木匠、蔑匠、裁缝等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另外还有餐饮等其他店铺。

每天天不亮,临街的店面就打开了,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繁忙生意。那些手推或肩挑的移动商贩,走街串巷地敲打着某种东西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他们一边敲一边大声吆喝着所卖的东西,这是他们做广告的一种方式。安康是典型的商业城市。

机动车辆在安康是很少见的,偶尔会有过路的军车或卡车,有时也有马车和牛车,但很少有黄色包车。计程车在这里是找不到的,但你可以租轿子。而且我们一定不要忘了独轮车,在中国,它是用来运送人和货物的重要交通工具。

……在安康,人们出门通常是步行,运东西多数是肩挑。挑夫随处可见,他们肩上担着一根结实有弹性的扁木棍(扁担),前后各有一个筐。挑夫们走起路来可以说是连走带跑,有着这个行当特殊的节奏……

莫特森先生在书中还记录了他们在安康几个星期丰富多彩的经历,其中多次提到各种联欢会和美味食品。有一位安康人自豪地对他说:“你们西方人可能会有最漂亮的房子,但我们却有最好的饭菜。”莫特森先生立刻喜欢上了安康这个地方。他赞美说:“整个城市充满了迷人的田园气息,一个繁华温馨的小城。”

如果说,挪威人在安康的生活是难以忘怀的,留下的记忆都是开心快乐的话。那么,清同治十三年(1874),俄国的探险队深入中国腹地的漫长探险历程,则是充满了艰辛、冒险的真实记录。其中不少地方写到了安康。

皮亚赛斯基博士是一个技巧娴熟的画家和文笔细腻的散文家,他与俄国探险队长索斯诺夫斯基和摄影师波亚尔斯基于1874年3月14日从莫斯科出发,一起踏上中国进行探险。他在长达近两年的中国旅程中一直坚持日记和画速写。后来他的游记《穿越蒙古与中国的旅行》问世之后,在欧洲引起轰动,并被翻译成欧洲多国文字。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却一直不为国人所知。直到2005年第2期《中国科学探险》杂志发表了沈弘编译的《百年前的陕南印象——俄国探险家考察汉江流域》一文,这才揭开了一个一百多年前汉江流域考察神秘的面纱。对笔者而言更是如获至宝。在写作“十县走笔”系列散文中参照引用了不少素材。也使人们有幸闻



周育伦书

(连载十八)